



专业走心的外事民警

2004年2月，宁波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有着八年级英语专业证书的宣晓萍通过公务员招考成为出入境管理局受理科的一名民警，兼顾着窗口受理和科内勤工作。2005年5月，因工作成效突出，单位把她从受理科窗口岗位安排到出入境外管科工作。

2009年9月，一位在甬的黎巴嫩人因工资问题与其公司内中国员工发生纠纷，进而引发肢体冲突，现场双方语言不通，事情不仅没法调和，矛盾反而愈演愈烈。

宣晓萍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一开始，这名黎巴嫩人态度强硬，完全不予配合，还声称要聘请律师维护

自身权益。宣晓萍用标准的英语，平缓的语调，从中国法律和社情出发，指出对方在此次事件中一系列行为的不足之处和所要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最后，看到对方态度有所缓和，对自身错误有了充分认识后，宣晓萍再结合对方心态，从出入境工作的专业角度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外管工作的重心就是直接服务人群，特别是针对外籍人士，文化背景不同，社会情况也迥异，要想又快又好的帮着解决问题，必须多从事件当事方的立场出发，这样我们说的话才能进到当事人的心里去。”宣晓萍说。

事实果真如此，一番谈话下来，黎巴嫩人心服口服，不仅真正认识到了自身错误，还当场就肢体冲突的情况向中方员工道歉，事后也及时支付完中方员工的工资，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作为外管科唯一一名女同志，尽管处置涉外案件十分辛苦，但是只要有指令，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夜半更深，宣晓萍总是立即赶赴现场。

2015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宣晓萍由外管科副科长改任受理科科长。对于11年后重新回到窗口工作，宣晓萍这样告诉自己，“多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多替群众考虑点，这样他们就能操心少点。”

“偷学”起家的刑警

陈东科，现为宁海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重案中队侦查员。曾获“宁波市十佳执法办案民警”、宁海县“十佳执法办案民警”、“优秀侦查员”、“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很多时候，一提起陈东科，同事们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匆忙的身影：经常风风火火地出现在破案现场、时常为尽快掌握破案技巧而“磨”在同事们身边，有时为了“取经”，甚至还翻阅老民警以往破案卷宗，“偷学”老民警的审讯技巧等。

2016年，是陈东科成为刑警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他先后在宁海县公安局西店派出

所、跃龙派出所、刑侦大队等部门待过；而这十年，通过自己不断地勤学苦钻，陈东科一步步成长为刑侦办案的“行家里手”。参加工作至今，屡屡破获大案要案，严厉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实现了自己当初的“刑警使命”。

2014年8月，有一女子在出租房内被杀，经过细致的调查，警方将视线聚焦于宁海籍男子应某身上。但随之发现，应某已于作案后出逃，且行踪成谜。

必须从速将案犯追捕归案，否则，对方极有可能会流窜作案……陈东科拿起手机，编辑一条短信跟新婚妻子说

明情况，之后就连夜出发。

杭州、湖州、上海……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根据应某留下的蛛丝马迹，陈东科一行辗转奔波于各地。十多天里，对方利用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设置各种虚假信息迷惑民警，破案线索总是若隐若现，又屡屡中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走遍九个地域后，目标最终锁定在成都郫县。当晚23时，警方成功抓获应某，骇人听闻的“8.15”杀人案终于告破。押解归案那天，正逢中秋，而对刑警陈东科来说，这只是一次常规的侦捕任务。



冲在一线的教导员

寸头上零星冒出些杂乱的白头发，上唇和下巴的胡茬看上去也没有打理过，粗看以为是个邋遢的人，谁知办公桌上的物件却摆放得整整齐齐。近1个小时交流中，电话不断响起，他的眉毛不时微皱。

这是第一次见到崔毅的印象。崔毅今年35岁的年纪，是江东公安分局明楼派出所的教导员，眼前风淡云清讲述着自己从警经历的他，说出来的事情却让人一点也无法和眼前文气的他联系起来。

抓捕毒贩的时候被车顶到引擎盖上，处理民事纠纷的时候顶着高温游说劝解近9个小时，还曾经创下至今无人能破的派出所下半夜8小时个人出警25个的记录……为了

保障民警执法办案时各项后勤和警民良好沟通，他总是尽可能地顶在第一线，回到办公室的他其实还是负责着一个派出所大小运行事宜的“总管”，同时也整理出了一套自己的队伍管理工作法。

2015年年初的时候，明楼所刑侦中队通过线索排摸，得到了一伙四川籍毒贩将在镇海进行毒品交易的线索。当晚，民警准备动手进行现场抓捕。

“抓捕之前，我反复问他们方案是不是完善，会不会对周围群众和我们的民警构成危险。”崔毅说作为教导员，这是他的职责，所以他反复确认后，最终决定跟着刑侦中队民警一起实施抓捕。

当天晚上，确认了毒贩进行交易的汽车之

后，抓捕民警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冲上去夹住毒贩的车辆，却没想到，毒贩一脚油门一把方向，狠狠地撞向前面的警方车辆。

而这个时候，崔毅正好在这辆车上，刚刚跳下车准备协助同事抓捕，毒贩这一撞，正对着崔毅冲了过来，崔毅一下子身体被顶到了引擎盖上，然后又被狠狠甩到了地上。

毒贩驾车撞开警车后没有停留，车轮擦着崔毅的身体，猛踩油门逃进了一条小巷。慌乱中，车辆失控，最终被迫停了下来。崔毅迅速起身，随同其他民警一起将车辆的3名毒贩牢牢地控制住。“当时没什么感觉，但事后想想也是一阵后怕。”崔毅说。

千里寻“亲”的户籍警

2014年8月26日，一个酷暑炎炎的夏日，龙山派出所户籍大厅接到方家河头村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们村里有一个八十几岁的戎老太太，脑肿瘤刚动手术，因为没有领过二代证而无法享受村里的各项补贴。岑旭波听了电话二话不说扛上照相机和指纹采集设备就赶往老太太的住所上门做证，想到老人刚出院，她还特地拎上一袋时鲜水果。

到了老太太十几平方米大的家里，只见老太太一只眼睛还包着纱布，正端坐在家里唯一一面刷白过的墙边，房间里除了2张小床，几乎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考虑到拍摄二代证照片的相关要求，小岑把老太太抱到床上，一边柔声安抚老人，一边把她眼睛上的纱布摘下来，

然后脱鞋赤脚蹲在老太太对面的床上，弓着身子为老人拍摄证件照片。“咔嚓”一声，老太太露出了笑容。

2015年12月份，岑旭波在户籍大厅接待了小青（化名）和她的爷爷奶奶，小青父亲有轻微精神疾病，母亲在她未满2岁时就离家出走。户籍制度规定：五年以上没申报户口的孩子须有双亲出面签字才能申报办理。小青的母亲多年杳无音信，因没有户口，今年已经8岁的小青无法上学，爷爷奶奶为此特地来派出所求助。望着小青渴望上学的眼神，岑旭波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帮他找到亲生母亲。

寻找小青妈妈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岑旭波多次与外地公安机关联系，希望找到蛛丝马

迹，但一直没进展，后来转变思路，从寻找其他亲戚入手，很快就与小青远在云南的外公外婆取得联系，进而获知其妈妈在台州的确切消息。

今年5月的一天，冒着大雨历经5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岑旭波见到了小青的妈妈。俩人谈孩子，谈小青妈妈的过去，谈同为女人、为人母的艰辛和不易。5个多小时过去了，小青妈妈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抵触到慢慢软化，说起小青这个女儿，她流下了愧疚的泪水。

6月13日，在小青妈妈的配合下，小青顺利办理了落户手续，同日，到龙山实验小学报了名，圆了她的上学梦。“当时看着小青背着书包开心地去上学，真的很幸福。”岑旭波说。